■书　摘

跟　会

□冯骥才

今儿，天刚麻糊亮，木头就把两块玉米饼子揣在怀里，急急忙忙赶往东城外的娘娘宫去。其实他整整一夜没合眼，躺在炕上，等着天亮，愈等天亮得愈慢。他今年十八，爹终于答应他去看皇会。过去不敢，怕他出事。皇会年年挤伤挤死人。为这个，官府多次禁会。禁了又开，开了又禁。禁是怕出事，开是不开不行，没皇会像没过年。

天津临海，使船的人多，分外拿这位海神娘娘当回事。娘娘可以保佑出海的人平安无事。海上黑风白浪，弄不好船就翻个儿，一船的人全喂了鱼。故此，天津人吃鱼，吃完上面，把鱼翻过来吃下面时，绝不说“翻过来”，忌讳这个“翻”字，必定要说“划过来”。这个“划”字，就是划船的划。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讲究。

年年三月二十三日娘娘生日，天津人必办娘娘会，一连几日给娘娘烧香叩头，还要把娘娘的雕像从庙里抬出来，满城巡游，散福万家。城里城外上百道花会，全要上街一展才艺，各逞其能，亮出绝活，死卖力气，以示庆贺。一时，商家歇市，万人空巷，争相观赏，举城欢庆。

所谓皇会，是因为乾隆皇帝下江南，路过天津，正赶上娘娘庙出会，看得高兴，赐给各道老会黄马褂、金项圈和两面龙旗。小百姓哪受过皇上的赏赐，一受宠就来了劲儿，从此把花会改称为“皇会”。出会之举也就折腾得一年比一年盛大。倘若家住天津，没看过皇会，那就是白活了。

木头的爹是位行医的大夫，做人做事也如同给病人下药，谨小慎微。在当爹的眼里儿子永远长不大，更何况木头天性木讷，哪敢叫他去看皇会。今年还是别人提醒他，儿子十八了，别总拿绳拴着了，这才放行。

可是木头一出东门，就挤进了人群，待他挤到了娘娘宫前的广场上时，天已大亮。这时候围在广场周围一圈的住房和店面，全让了出来，给各道老会化装打扮，等候出会。各会的用具和仪仗都整整齐齐摆在门外。这些个家伙件件都是上百年的老东西，旗幡伞盖，各样器物，非常好看。木头在人群中挤来挤去，真开了眼。

忽然一个踩跷的人从他前边走来。这人踩在高高的跷上，却如走平地。他抬头看，踩跷这人是个女子，白衣青花，彩带飘垂；头上一圈粉白月季花，把一张俏皮的小脸儿鲜红娇嫩地烘托出来，清眉秀眼，樱桃小嘴，极是俊美。忽然她好像踩到地上的什么，绊了一下，身子一歪，似要跌倒。木头赶紧一托她的胳膊，扶住了她。她直起身子时，扭头朝木头一笑。这一笑算谢了他，神气却仿佛带些娇羞。木头没见过世面，竟然面皮发热低了头，待抬起头来，只见远近各处都有站着一些高高的踩跷的人，但不知哪个是刚才那个踩跷女子了。

大太阳升起，鼓号齐鸣，气氛庄严，出会了。广场上的人潮水一般往娘娘宫那边涌去。木头如在大浪里，自己不使劲，别人也帮他用劲。可是离庙还远着呢，他就被卡在人中间动弹不得。他个子不高，人瘦没劲儿，只能听到前边人呼人叫和鼓乐之声，从攒动的人头上边可以看到一些旗头、吊灯、轿顶、塔尖、花杆从眼前走过；顶稀奇的是给许多人举着的几口铁锅，乌黑奇大，百姓纷纷往锅里扔铜钱，这钱是功德钱；钱落锅中，刷刷如雨。后来他才知道，这是娘娘起驾。各道护驾的老会要走在前头。

每年出会的路线不同，木头不懂，只有跟着人流，叫人推着后背，往前边挤边走。有一阵子，挤来挤去竟把他挤到前边。忽然一些人，穿黄坎肩，扎黄包头，用一根挺粗黄绳子把他拦住。一个黄衣黑脸的大汉朝他厉声喝叫：“挤嘛！后退！”这人手里还拿着一面三角形的小黄旗朝他刷地一晃，旗面上绣着三个黑字：黄龙会。原来这也是一道会。专管出会时道路通畅。此时黄龙会好像有极大的权力，人人都得听他们的。

跟着，他看到一道道见所未见的老会，又演又耍，又唱又跳，各逞其能地从眼前走过。每换一道会，换一番风景。旗幡不同，装扮不同，演艺不同，曲调不同，除了皇会哪儿还能见到这样的场面？出会的人强，看会的人也强，很快一些硬胳膊硬膀子的人把他挤到后边，任嘛也看不到了。

今天出会，出了庙门，先往宫北。木头一直被挤到华锦成灯笼铺前，他已经没有劲儿挤到前边去，正心急的时候，一个声音对他说：“你想不想到上边去看？那儿正好有个空地方。”

他定睛一瞧，跟他说话的是个中年男子，虽然穿着夹袄，仍显得身强骨壮。这人龇着一口白牙朝他笑。天津这里的水碱大，牙白的人不多。这人手指的地方是一堵矮墙，墙头上边站着四五个看会的人，靠边正好有一小块空地。墙虽不高，可木头上不去。那人说：你踩着我，我送你上去。

木头不肯，但那人豪爽，一条腿蹲下，两手中指交叉起来，手掌朝上，合成一个托儿，放在腿上，他执意叫木头踩在他手掌上。木头拗不过他，刚踩上去，身体离地而起，竟如升天一般，并把他一直举上墙头。

叫木头惊奇的是，宫前一条大街出会的全景，都在眼边子下边。待他忽然想到要谢谢这慨然相助的汉子，汉子却不见了。

若非居高临下，哪里能看清这般出会的阵势。由宫南到宫北，在这窄仄而弯曲的长街上，出会的队伍在黑压压的人群中，五彩缤纷地穿过，有如一条巨大蠕动的长龙。站得高，看得全，连每一道旗幡上写着的老会的名目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刘园法鼓的飞钹，百忍老会的陀头和茶催子，同善大乐会吹奏的河洛大乐，西池八仙会唱的鹤龄曲和长寿歌，都叫木头恨不得再多长一双眼一对耳朵，可是没看清楚就走过去了。芥园花音鼓鲜花老会过来时，八抬轿子一般大的鲜花座，装满了五色鲜花，木头看着奇怪，现在这季节哪儿来的菊花杜鹃百合牡丹？这花是假花还是鲜花？只听他身边一个人说：“别光看，拿鼻子闻。”说话的声音苍哑厚重。

不等他吸气，浓浓的花香扑面而来。

这时他才看到身边是一位胖胖的老爷子，七十开外，对襟小袄，头扣护耳帽；不是站着，而是坐在墙头上。他这么大岁数，是怎么上到墙上来的？只听这老爷子说：“我每年就等这道会。这个节候，养好这些花，到这时候还叫它们都把花开开，可不是凡人能干的。你细听，里边还放着好多虫儿叫唤呢。”然后对木头说：“行了，我看完这道老会，该回去了。你能扶我下去吗？”

木头是老实人，没想到自己跳下墙之后，怎么再上来。他朝老爷子点了点头，跳下了墙，然后抱着老爷子下来，他也没想到这胖老头比口缸重，往他身上一压，差点把他压趴下，多亏他脚下一用力，老爷子落了地。老爷子谢了他，过后问他：

“看几次会了？”

“头回。”

老爷子笑了笑说：“我是玩会的。”然后哑着嗓音说：“我告你怎么看会。咱天津会多，一二百道，谁也看不全。你要看哪道会好，就跟着它。它在里边走，你在外边走。”老爷子往人群中一指，接着说：“咱天津看会有规矩，人再多，也不能把道全堵死，挨着墙根总留一条窄道儿。你顺着走就是了。好，我该回家吃东西了，快晌午了。”

这么快就晌午了？

木头谢过老爷子指点，沿着墙边往前走。忽然横向一条胡同拥出一群人，不知何人何事，这群人来势很猛，一下把他冲进街心，一屁股蹲坐在地上，他摔这一跤，有点发蒙。待定神一看，周围全是连蹦带跳的高跷腿子。惊慌中，一个耍高跷的猫腰伸过手，一下把他拉起来。他再一看，

竟然是出会前在宫前广场上，那个险些滑倒，被他扶了一下的白衣女子。

这么巧，刚才他扶过她一下，现在她拉他一把。

这时白衣女子也认出他来，竟朝他娇嗔地一努嘴，含羞掩面地跑走。木头有点犯傻，直直地立在一圈踩着高跷腿扭来扭去的各样角色中间。一位围观的人朝他喊：“快出来吧，人家是许仙的人，没你的事！”大家一阵哄笑。木头这才明白过来，跑下去，扎到人群里，又钻进巷子里，许久才出来。

等他回到街上，皇会还在一道道接着演。那道高跷会早已经演过去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此时他心里想看的却只有那道高跷了。他不知这会的会名，只知道演的是《白蛇传》。他想起刚才那胖老爷子说的“跟会”，他打定主意，今儿就跟这道会了。那道会已经走远，只有快步追上。可是快到了北大街出口的地方，混混儿打架，把路堵死。他窝在人群里干着急，急也没用。渐渐日头偏西，他一早从家里出来，已经快一天了。

木头这才感觉到自己肚空腿软，忙把怀里的玉米饼子掏出来吃了；有尿憋着，找个茅厕撒掉。再找个石头台阶上坐一坐，渐渐觉得身子舒服，人精神了，刚好路开，他就来到了大胡同。这一带路宽地阔，是演会的好地方。在重重叠叠的人群中，他一眼看到一处跳高跷的，正是白娘子那道会。他跑过去，却挤不到跟前。幸好高跷高，起码能看见上边一半。远远见白娘子踩着锣鼓点儿，如同云中小燕，随风飘舞，上下翻飞，引来阵阵叫好。这女子竟有这样好的身手！

再往前的行会路线，就是由大胡同，经锅店街，穿估衣街，到针市街了。这一条道两边全是大字号的商铺。大买卖家事先早派人去到一些有名气的老会会所里，拜会头，下帖子，使钱，表示出会那天，一定要截会看会。依照规矩，逢到有人截会，出会的队伍就得停下来；人家截哪道会，哪道会就得给人家好好演一场。这便使木头把白娘子看够。

从围观者议论中，不仅知道了这道会来自葛沽，他们的高跷归属“海下”一派；还懂得了这演白蛇的女子的一招一式是嘛名目，跪叉盘叉摔叉跳叉回头叉趴地虎，招招惊险、超绝、奇盈、飘逸。尤其那身段扭起来，又强劲又妩媚，叫他惊奇与钦佩。木头愈看愈看不够，这就一直跟到针市街口。

此刻天已近暮，各会的兴致犹然未尽。本地的各会还要随同娘娘的鸾驾入城，出城，回宫，外县献演来的各会走到这里，大都在这里散了。葛沽的高跷自然也撤出了出会的队伍。

木头一直跟在这道高跷会后边，再往西，渐渐僻静。不远的地方是个小院。皇会出会时，周边乡镇的会，在城里没有“会窝子”，都是在城边租一个小院放家伙，再租几间房住人。

木头看他们进一个小院，坐在高凳上解下腿子。再从高凳下来，坐到矮凳上。踩了一天的跷，解下腿子后一时都走不了路，坐在那里喝茶抽烟，歇歇腿脚缓缓劲儿。院里有几个随会而来的本乡妇女侍候他们。把他们脱下来的汗湿的衣服晾在院中的绳子上，大口噗噗地喷了酒，好去汗味儿。

木头不敢进院，一直躲在外边一棵老柳树下，等候那白衣女子出来。他只想看一看这个上了妆无比艳美、妩媚、英武、奇绝的人，落了妆怎样俊秀非凡。

他等着院里的人一个个走出来，却一直没等到她出来。他有点心急。

直到院静人空。一个守门的老人出来关大门时，木头上去问：刚刚那个演白娘子的人呢，怎么没见她出来？

守门人说：“最后出来的一个就是呀。”

木头很诧异，说：“那是个瘦高结实的汉子，穿青布袄。”

守门人说：“正是。”

木头更诧异，说：“怎么是个男的？我说的是白娘子——女的！”

守门人一听一怔，随后笑道：“我们高跷会从来不准女人入会。演女的，全是男扮女装。”

木头还有点不甘心，问道：“他是做什么的？”

守门人说：“使船的，若不是整天站在船板上晃来晃去，哪有那么好的腿脚。”

老人说完扭头进门，把门关上。木头站了好一会儿，满脑袋花花绿绿，还在发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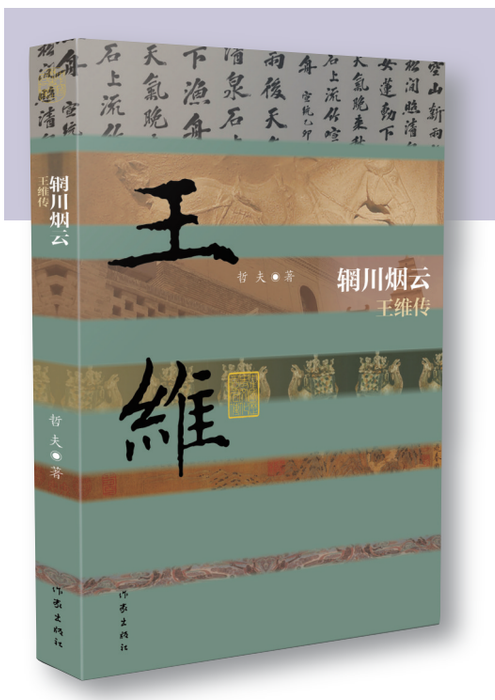
（摘自《俗世奇人（叁）》，冯骥才著，作家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）

重新认识艺术巨人王维

——读哲夫《辋川烟云·王维传》

□曾　强

把王维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无疑是十分公允的。作为“诗佛”，他的诗格清雅，文风澹逸，意象悠远，很多诗句脍炙人口，人们耳熟能详，经久传诵；作为绘画艺术大家，他擅画人物、山水、丛竹等，从他开始由绘画写实趋变为写意，意境“出于象外”，开创了中国“文人画”先河；他还肆意宫商，精通音韵律吕；深研禅学，堪比高僧大德。但1300多年过去，王维在正史、野史中的材料都极为匮乏，即使有，其说法也褒贬不一，甚至相互矛盾。这就使王维的形象变得模糊，也造成了一些损害。作家哲夫花费3年多时间，精心收集、研读王维素材，苦修诗词，进益禅学，到处请教专家、实地踏访，又详细考证、索微钩沉，把王维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情景之中，围绕尽人皆知的一些典型事件，紧扣王维诗歌创作脉络，以艺术家的想象，评论家的理性，文学家的才情，描绘之，渲染之，推演之，佐证之，挖掘之，在《辋川烟云·王维传》这部著作中，成功地塑造和还原了王维具有浓浓“烟火气”的平凡而非凡的艺术人生。



“凡人”王维

作为与李白、杜甫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，他们的诗歌艺术成就各有千秋，难分高下。哲夫则重点从道德人性的角度诠释了王维的不同。王维在三位诗人中，大概是最有“烟火气”本质的一位。

最重要的是活着。王维9岁时父亲即病故。作为家中长子，他不得不15岁就游学长安，同大唐众多莘莘学子一样刻苦学习，期待早日考取功名，养活自己，赡养母亲，苦护弟妹。一次突发的“黄狮子”事件，他被从“太乐丞”贬到济州当了一名库管员。在偏僻荒凉、被人遗忘的济州，他“此去欲何言，穷边徇微禄”，多年兢兢业业，不忧不惧，不怨不恨，默默做好分内工作。“安史之乱”爆发，王维无奈接受伪职，却通过吃哑药、泻药不断折磨自己，拒绝真心投诚，还昂然写《凝碧池》称颂乐师雷海青的舍生取义。此后，王维因受伪职没有以死明志而终身忏悔。哲夫理解王维，理解王维的矛盾和困境，理解人生的曲折和艰难，他认为有的人可能是山，有的人可能如水，“山与水合到一起才是江山”。这样的论述无疑令人耳目一新。

至真至情。王维非常敬重他含辛茹苦的母亲。为回报母亲，王维精心构筑了辋川别业，并把母亲接到一起居住；母亲去世，他把母亲安葬在辋川别业里的清源寺；他死前的遗嘱，就是要求必须埋在母亲坟边永远奉侍。王维对倏然去世的妻子尤其一往情深。王维的婚姻其实很短暂，不过一年多时间，但妻子亡故后，他不续弦不纳妾，更不像大多唐朝士大夫们一样蓄养“樊素”、“小蛮”，“身兼了杜甫的不弃，柳宗元的不娶”，恪守爱的坚贞。这样的王维至今难有匹敌，完全称得上一个至真至情至纯至善之人。

爱憎分明。王维与杜甫、孟浩然、裴迪、崔兴宗、綦毋潜等众多诗人关系莫逆，多有诗歌唱和，他甚至还为乐师李龟年、农夫赵叟作诗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他曾与“诗仙”李白同朝为官，却没有给李白留下片言只语。有人认为此系他与李白是玉真公主情敌的缘故。但哲夫研究后认为，“情敌说”纯属无稽之谈。真正原因应该是，李白出道前期多有诗歌“抄袭”摹仿他人，包括抄袭崔颢的《黄雀楼》，也包括王维的《少年行》等，王维对这种人不感冒，从而不屑与之交往。作家还认定王维对陶渊明其实也并不以为然。哲夫通过王维的《劝魏居士书》一文，指出王维鄙视陶渊明的原因：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只是陶渊明逞一时之性，得时人一时之夸赞，却陷自己于一生之不仁不义，不和佛道，也不合人道！

唐诗巨擘王维

凡上过学的人都知道王维。他的诗清雅别致，隽永朴实，脍炙人口。如《江上逢李龟年》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”如《竹里馆》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如《山居秋暝》《使至塞上》《山中》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等等，都能给读者一种深刻而轻松的美的享受。阅读哲夫的《辋川烟云·王维传》，给我这样一种认识：王维是唐诗巨擘！

形成规矩。唐诗格律是从武则天时期沈佺期、宋之问提出顺黏格式才基本定型。但因初定，能写出全合格律的诗人少之又少。王维是第一个“起承转合自如，平仄一丝不苟”的大诗人。明代文学评论家高棅《唐诗品汇》如此评价，“五古七古，以王维为名家；五律七律五排五绝，以王维为正宗，七绝以王维为羽翼”。唐代宗李豫看了王缙为其兄所辑录的《王右丞集》，郑重御题：“天下文宗”！

创新诗体。王维一生中写了400多首优秀的五古五律五排五绝，七古七绝七律等诗歌，他写了如《观猎》《从军行》《老将行》《陇西行》等边塞诗，开启了唐代的边塞诗派；他写了诸多田园山水诗，成了陶渊明之后历史上最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。但人们容易忽视的是，王维还一直倡导并积极创新诗体。王维在出使新秦郡时写过《新秦郡松树歌》，民歌风格，清人王夫子评价“不愧汉人乐府”。他还写了《榆树郡歌》五言七言混搭。尤其哲夫鉴别了大量诗歌后发现，王维的《鱼山神女祠歌二首》，是一首上承楚风、下启宋词的承上启下的唐代重要诗作。

具有宇宙观的诗人。1000多年前，王维就超越了风景、情景、意境和心境的羁绊，具有了明确的宇宙观。他在《苦热》中，面对“赤日满天地，火云成山岳。草木尽焦卷，川泽皆竭涸”，竟能“思出宇宙外，旷然在廖廓”。哲夫认为，“王维总能够跳出五行，以芥子而思及须弥，从细微处阅无数量，察天地万物之链接，环环推之，由小而见大，自有限而及于无穷”。大概也只有长期从事环保文学写作的哲夫，才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和观照之情吧。

国画大师王维

王维的绘画造诣极深，北宋《宣和画谱》就收有他的11幅画作。他师从吴道子，擅画人物、山水及丛竹。但他绘画从来不拘成法，敢于“出于象外”，善于创新，心之所适，唯心所画，从而赋予绘画更多的文化、思想、情感及哲学等多种艺术真味。因而后世把他誉为“南画之宗”，“文人画之祖”。作家哲夫夹叙夹议，多角度刻画出一位唐代绘画的艺术大师。

最早画竹画雪的画家。大概受禅宗“青青翠竹，总是法身”、南朝文士“不可一日无竹”和爱妻葬于竹乡淇上的共同影响，王维知竹，惜竹，爱竹，也画竹。宋代苏东坡曾在开化寺东塔看到过王维画的竹画并题诗《观王维吴道子画》。王维还特别喜欢画雪景，中国美术史记载他的雪画就有《雪溪图》和《江山霁雪图》。他还为孟浩然造像，为十八罗汉造像等等。由于强大的影响力，自王维始，竹画雪画甚至十八罗汉画等都成为相对独立的绘画题材，至今成为很多画家的挚爱。因而可以说，王维引领了一种可以穿越千载的经久的绘画时尚。

开“文人画”先河。王维虽然师法吴道子，“其画山水树石，踪似吴生”，但王维画山水绝不亦步亦趋，唯师独钟。而是师法自然，师法心相，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叫技法为我所用，以致“风致特出”。他的《辋川图》就采用叙事诗式的连景处理法，诗书画首次融为一体，既展示了游景山水的实际状态，呈现了庄园生活的内在悟道过程，还创造了一种山水画的全新画法。后人公认他在中国山水画有两个主要创建：一是“皴染法”，二是“泼墨法”，这就极大地继承、丰富和拓展了传统中国画的技法，首开写实向写意的文人化方向转变。

禅学者王维

由于各种原因，人们只知道王维是“诗佛”、“文人画之祖”，可能并不清楚他还是一位不逊于高僧大德的唐代著名禅学者。王维母亲是位虔诚的佛教徒，一心向善，因此给他取名也来自佛经《维摩诘经》。家风习染，王维一生也茹素戒杀，精研禅学，当居家善人。他修禅，悟禅，释禅，弘禅，还努力用所学禅学自利利他。哲夫在传记中巧妙地还原了王维的禅者身份。

诗意宣禅。对于王维来说，悟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，诗歌创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；生活是禅，生活也是诗。因而王维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浸透着似有似无、若即若离而须臾不可离的禅意。无论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无论“湖上一回首，山青卷白云”，无论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，无论“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”等等，看似简单朴素如日常生活，都能叫人感到天机自然，自然而然，却又天机藏禅趣。

禅画争议。中国美术史最被争议的作品估计就是王维的《袁安卧雪图》了。袁安卧雪出自一个很多人熟悉的典故，本文不做赘述。该画最大的争议在于，雪地里却有本应生长于南方的青翠芭蕉，与自然相悖。1000多年来，宋代大儒朱熹认为王维“误画了芭蕉”，杨万里写诗“雪里芭蕉笑杀侬”相讥讽，明代谢肇淛《文海披沙》以此警示后学“少不检点，便有纰缪”……当然也有很多人理解王维，如宋代释惠洪、明代画家徐渭、清代画家金农等。但作家哲夫有自己的独到的更接近真相的看法：这是王维萃取《维摩诘经》中“是身如芭蕉，中无有坚”之意向，反其意而用之！当然，笔者以为，这也可能是禅者王维最有深意的一招：从另一个角度，千余年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扬着禅理。

为禅宗六祖写碑。作为唐代最著名的诗人、画家和禅者，王维为很多佛教徒写过序、文、碑。最有名的当属他为禅宗六祖慧能所写的《能禅师碑》。传记认为，王维与禅宗南北两派关系都很好。他的母亲就拜了北派祖师神秀的大弟子大照禅师为师。王维跟南派菏泽宗祖师神会法师关系密切。神会法师是六祖慧能的弟子，因其推崇王维的禅学、道德和文章，故请王维为六祖立传。在碑传中，王维既对禅宗进行阐释，也有自己对禅理的体认，契证觉悟，法缘殊胜！

王维的艺术才华是全方位的，而且也都是最高层次的，随便拎出一项就是大师级别。哪怕是音乐。王维堪称音乐世家出身。他的爷爷王胄就是初唐的大音乐家，当过朝廷的协律郎。而王维考中状元后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太乐丞，掌管朝廷各种仪式乐典和乐人籍薄。王维擅弹古琴、琵琶，曾作名曲《郁轮袍》。王维虽然只活了63岁，但1200多年来，艺术巨人王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作家哲夫说，“他把诗书画乐提升到了人类哲学的高度”，“完成了对人类生存价值和意义的反思”。

愚以为，若果真如哲夫所述，王维必将不朽！